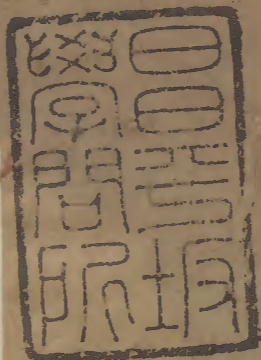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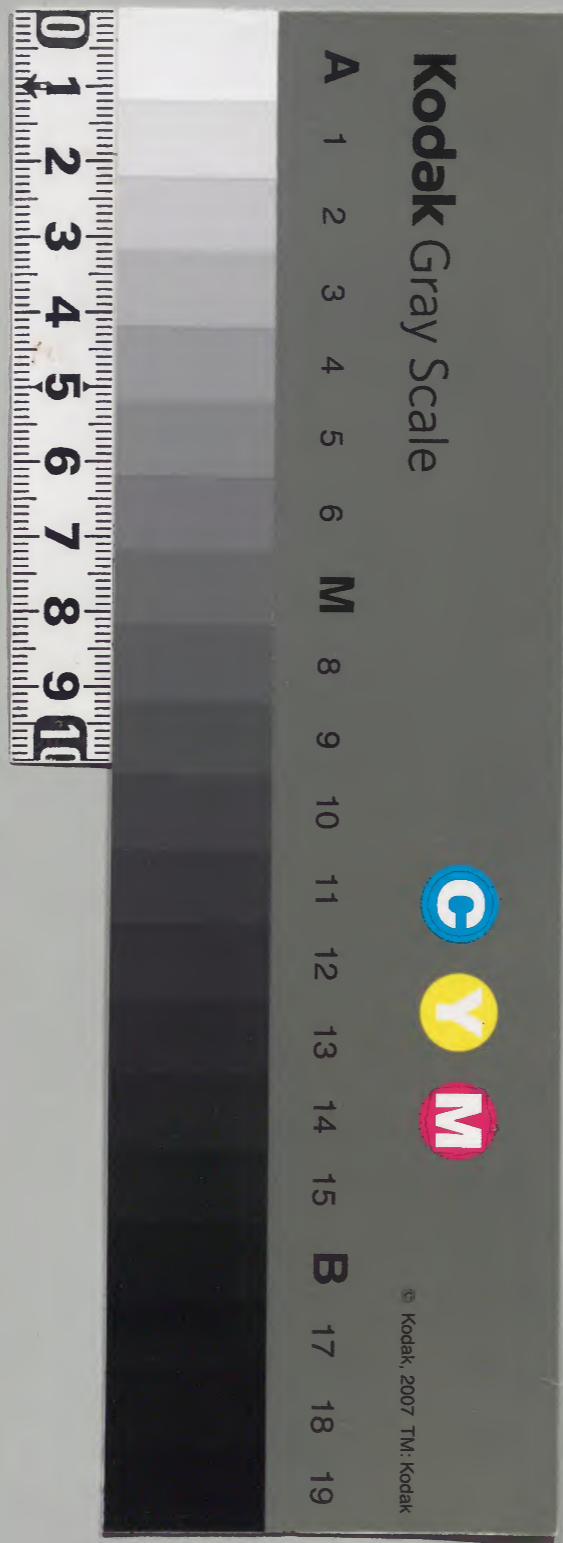
学海 二百四
二百五



庫	文	閣	内
五		三	四
三		〇〇	漢
函	八	〇	九
	〇	六	書
架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			
文		三	漢
函	一	〇	
	八	〇	書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6
冊數	80 (67)
函號	367 8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

漢章文庫

繼統類

帝王繼統

三代篇

周繼世章

康王成王子成王崩康王即位

書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書顧命篇曰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

憑玉几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以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畢召一體而班在四者王曰嗚呼疾大

帝王繼統

卷三

一

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
 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
 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
 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栢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
 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
 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綴衣帳幄羣臣既退徹出帳幄
 于庭王寢于北牖下栢毛二臣
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栢毛二臣
 各執千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
 天子虎賁氏翼室路寢旁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命史為冊書
 法度傳顧命於康王召公以西伯為相命士取材木為喪用○唐
 孔氏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
 狄設黼辰綴衣狄下士展屏風畫為
 斧文置戶牖間復設

幄帳如王幄帳如王
 生存之日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篋桃枝竹白黑雜
 繒綠之華彩色華
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
 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
几東西廂謂之序底蒲席綴雜絲有
 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
王豐筦彩色為畫雕刻鏤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西
 夾室之前筍筍竹玄紛黑綴此
 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
 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亂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
 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
 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卑門
之內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弁赤色弁
 也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四人綦弁執戈上刀夾兩
階祀綦文鹿子皮弁上兩刃外
 向堂廉曰祀士所立處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
 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
 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

執瞿立于西

我瞿皆戟屬立於東西下之階

一人冕執銳

音允

立于側階

銳子屬也側階

北下立階上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

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純用凶服

卿士邦君麻

冕蟻入即位

蟻裳名色玄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

形纁也

太保承介

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曰皇后

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燹和天下用荅

揚文武之光訓

太史奉冊以贊王故與王接武而升皇后憑玉几以深發其哀敬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

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顧命咤說文曰奠爵也

上宗曰饗

傳神命而以神之享告也

太保受同降

受王所饗同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祭半圭

曰璋臣所秉王已祭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宗人小宗伯之屬太保又祭報祭曰酢

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之荅拜尊所受命

太保受同祭

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齊至齒也

宗人同拜王荅拜

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

太保降收

太保下堂則王

可知有司於此畫收徹

諸侯出廟門俟

范氏曰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眾也古之立君惟

恐眾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

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也先王於其即位

也必以禮正其始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所以為

萬世帝王之法也

呂氏曰成王之軍政統六師者則畢公焉統宿衛者則太公之

子焉兵柄之所屬亦不輕矣國有大喪呼吸安危徵宿衛以逆

嗣君事莫重焉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

三

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折衝銷萌之意則深矣桓毛非不可獨
 任者將立君之命並遣而往所以為萬世慮也入自端門萬姓
 共觀與天下共之也延義正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以一
 日無統也唐穆敬以降闔守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
 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召公
 以西伯為相變文曰伯相者見其總內外之任也自成王既崩
 之後訖康王受冊之前命皆出於召公而它人不與焉故始終
 以太保伯相言之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

新安陳氏曰成王以乙丑崩越九日癸酉命士須材傳顧命不
 言曰其在癸酉後必矣曷不如後世嗣君當日于柩前即位而
 涉旬已乎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尚矣有召公為冢宰
 以攝政紀綱政令周密備具如此故嗣君可以旬日方即位也
 古今異宜何必同哉

史記成王顧命懼太子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
 而立之成王既沒二公率諸侯以太子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
 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
 太子立是為康王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

既受顧命群臣陳戒遂報誥之

書康王之誥篇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禰奉圭兼幣曰一二
 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為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贊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禮為後者拜甲者舍者撻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大保暨芮伯

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前之拜諸侯拜群臣不拜此之拜群臣拜諸侯不拜也王答諸侯拜而不答群臣拜

蓋諸侯自外初見群臣在內日見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

誕受姜若克恤西土

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

王若曰庶邦侯甸

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

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

侯之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

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

遺鞠子羞

鞠子未離鞠養之意嗣子康王自謂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玉釋冕反

喪服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群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

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

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傳既傳不可

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

齊衰大功之服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

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

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陳哭踊答拜聖人

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

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

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

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朱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朱子語類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告服也

先帝之命以告嗣王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康王釋衰服而服袞冕于禮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時只得除之

葉氏曰天子卽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于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踐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封內三年孺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卽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卽內朝以見諸侯禮歟諸侯踰

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
同事孔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
爲吉事亦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曰衰麻不
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
子皮固請以行葬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
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
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古人謹于吉凶之服如此其
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
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况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
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天下之所同而大
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
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禮則不可以爲非禮則亦不可傳及後
世率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二書之錄于經非孔子不能權
之于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呂氏曰舜除堯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喪朝廟而訪群
臣皆繼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歿伊尹遽偕侯甸群后以訓太甲
禮固有時而變也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于居憂之時乃
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過矣

復齋董氏曰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乃在三祀之十有二
月是時三年之喪畢去凶即吉禮之常也伊訓所謂惟元祀十
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生乃太甲居仲壬之喪伊尹攝政則

祭于湯廟者伊尹也援此爲證忽未爲安

陳氏傳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嘗疑之某嘗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于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于康王之立時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于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于一人之予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

新安陳氏曰蘇氏之論主于守經葉呂陳氏之論出于達權守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于不得已懲創于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措重大周密徵召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率西方諸侯入左率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召于旣崩之餘翕集于一旬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記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辭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記載無似此之詳者復齋援伊尹事謂祠先生者伊尹攝行固然矣然奉嗣王祗見厥祖即其下一句不知伊尹奉太甲廟見成湯其凶服乎抑吉服乎證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荅潘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若

兩存之

通志曰周康王即位之元年徧告諸侯宣示文武之功業以申之
乃朝見諸侯於艷宮

昭王康王子康王崩昭王即位

穆王昭王子昭王五十一年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船膠粘船板

進王王中流膠液船王及祭公皆溺焉史記大紀穆王即位所載不同

共王穆王子穆王五十五年崩于祗宮共王即位

懿王共王子共王十二年崩懿王即位王室始衰徙都于槐里

孝王共王弟懿王二十五年崩孝王立

夷王懿王太子孝王十五年崩諸侯復立夷王

金氏前編曰按史記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

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然則夷王本未必立而立於諸侯

之手故為是加禮於諸侯下堂而見之又其時王室浸衰自是永

為例矣

厲王夷王子夷王崩厲王即位

共和詳世系

宣王厲王太子厲王三十七年國人叛襲王王出奔于彘太子幼共

和行政五十一年厲王崩于彘太子即位是為宣王詳中興類

幽王宣王太子宣王四十六年卒幽王即位

平王幽王子幽王為大戎所弑諸侯立平王東遷維邑

史記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立伯服為太

子宜臼奔申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甲申侯弗與王

平王紀 卷三
九
伐之申侯與鄆人召西夷犬戎攻王遂弑王驪山下戲水虜褒姒并殺鄭桓公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是時晉文侯衛武公秦襄公將兵救周平戎平王立東遷于維邑辟戎寇也

蘇氏曰周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武王於營洛邑以居九鼎成王周公成之而周實都鄆鎬今平王舉其故都而大棄之譬之富室之子孫一敗而鬻田宅又豈能自立哉凡避寇而遷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使平王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秦何自霸哉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閔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

呂氏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通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文侯篇作於東遷之初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頽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矣平王大讐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臥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自以爲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盧弓矢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簡恤爾都用成爾

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金氏曰按東遷之君臣皆非有中興之才志平王頽墮前儒固論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秦襄與戎世讐勢不兩立其與戎力戰固亦爲已不獨爲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與之使之自取當時大戎盤據其地平生不得不以許秦秦亦不得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固不暇東畧矣觀其臚於郊祀則無王之心固可見也周室都洛晉居河北表裏山河是爲屏輔文侯固忠賢然其前有殤叔之難後有曲沃之封晉之替實自是始平王所望於文侯者亦固不以興復期之則其委任可知矣平王申出鄭武公娶于申

武公當桓公敗亡之時收合餘衆已不能全又散爲南鄭而武公以婚姻之故迎王於申立之東取虢鄆以爲已國此其志願已足矣獨衛武公之賢足以有爲然觀平王戊申之志則其依鄭而委任鄭武可知也所以終平王之世鄭伯父子世於其職衛武雖賢而柄任未必在是况周自中葉以後其臣大率可以守常而短於制變當是時厲幽再世失民而大戎之禍又熾類非諸公所能獨辨自四國之外又未有至者或謂平王當時何不聲罪以討不至之國則王威可振是不然當時周室之大患在大戎而不在諸侯而召戎之大罪又在申侯而不在諸侯也制戎固不暇矣平王懷申侯全已之功又依鄭武申好之國捨申不伐則何以伐其餘諸侯而令之哉東遷君臣事勢如此此

所以不復中興也

桓王平王子平王五十一年崩桓王即位

春秋平王五十一年

魯隱公三辛酉

春三月天王崩

書崩始此

莊王桓王子桓王二十三年崩莊王即位

僖王莊王子莊王十五年崩僖王即位

惠王僖王子僖王五年崩惠王即位

子頹之亂詳干名類

襄王惠王子惠王二十五年崩襄王即位

左傳甘昭公有寵于惠后將立之惠王二十二年齊桓公會諸侯

于首止會王太子鄭

襄謀寧周也杜註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

王太子以定其位詳名分儲貳

二十四年閏十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

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二十五年正月齊桓公會諸侯盟于泲

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十二月始告喪襄王三年夏揚拒

泉臯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

戎以救周秋晉惠公平戎于王王子帶奔齊十四年秋富辰言于

王曰請召大叔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十五年

秋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狄女隗氏為后

春秋襄王十六年

魯僖二十四乙酉

夏狄伐鄭

左傳甘昭公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

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

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

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

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公羊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

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

汪氏曰叔帶之有寵於惠王猶子頹之有寵於莊王也叔帶之攻王猶子頹之伐王也襄王之適鄭處於汜猶惠王之適鄭處

于櫟也然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夫叔帶之召戎伐京師已萌禍亂之階矣帶以罪奔踰十年而王復之苟能明大倫之義而不致襄狎全同氣之思而俾無怨惡綱紀截然亂何由作今襄王帥非類之狄以泄憤於伯叔之國立非類之女為天下之母又不謹男女之別而致肆淫於內廷拒諫而弗從臨難而莫救此五不韙之罪則自取危辱視惠王蓋不侔矣故上書狄伐鄭而不曰王師及狄伐鄭者所以諱襄王之用狄也下書天王出居雖以自出著罪而特言出居又以明大一統之義然不書叔帶以狄伐京師猶為王諱惡也唐之玄宗寵任羯胡位極將相毒亂宮闈卒致漁陽之變靈輿逃竄朱子綱目於代德僖宗之如陝州奔梁州走興

元幸成都如寶雞皆不日出而天寶之避寇特筆之曰帝出奔蜀所以貶玄宗素華夷之辨慢惟薄之禁而自致萬乘之出蓋取法春秋書襄王出居之例也又按左傳王納狄后未幾太叔遽通之而王遽廢之又遽致狄師之攻王必無是理竊嘗攷之外傳記伐鄭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黜狄后則在出居之年豈前年已用狄師伐鄭而今年再以狄伐鄭歟王之出居必有馴致之漸然不可考矣

頃王襄王子襄王二十三年崩頃王立

匡王頃王子頃王六年崩匡王即位

定王匡王子匡王六年崩定王即位

簡王定王子定王二十一年崩簡王即位

靈王簡王子簡王十四年崩靈王即位

景王靈王子靈王二十七年崩景王即位

悼王諱猛景王子景王十八年夏六月王太子壽卒立猛為太子二

十五年景王崩猛立是為悼王

春秋景王二十五年魯昭二十二年辛巳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景王少子賓起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欲立之劉獻

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

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起子朝之傳孟即起也賓孟適郊見

雄雞自斷其尾問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雞其憚為

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子孟言

鷄為犧牲雖見榮寵然終以見殺而畏懼若人見榮寵則當貴盛與鷄不同因以犧喻言為犧者實為人所用如假他人為犧

必招禍難使為犧自己則無患害意謂已當自立王子朝不可使單劉別立君也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聞實孟言已心許之故不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

子王有心疾乙丑王崩子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蚩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氏

六月葬景王王室亂

左傳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宮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

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

逆悼王子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

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

者多矣從之樊項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

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群王

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驥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

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

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

興者天所廢焉王子朝馮寵不立聚黨為亂百工百官也靈景之族靈王景王之孫郊要餞周之三邑劉子

伯蚩也悼王即子猛莊宮莊王之廟單子慮其孤弱故迎之歸家王子還子朝之黨不欲使單子得王乘夜取之單子失王故

出召莊公子朝之黨子還謀詐與單子重盟以致其來而殺之樊項子名齊單劉黨故決其不克子還竟奉王追之殺摯荒以

自解取王之罪圖遂前謀也時劉子如采邑單子知子還欲背盟故出奔還以下八子皆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以其黨

死故奔京單子伐之鞏甘二公猛之黨為子朝所敗凌氏曰欲上子朝之不克當於其事之不順觀之如但以喪職秩者為不

足與也則將謂亂臣賊子有貴強之援而後動於惡者其蔑不克乎此非君子所宜言

胡傳何以言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

本也周公作立政曰廸惟有夏乃有室大兢其作鴟鴞詩以遺

成王亦曰紀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爲室王畿爲堂諸夏爲庭戶四夷爲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未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而與賢三代家天下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爲權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爲大故莊公姓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入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

陳氏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惠襄之世子頽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云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篡悼王而立几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於佚賊則天下無人紀矣

汪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普天之下天子皆可居之然一家之內自門而堂自堂而室室者所常居之所也故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言天子之所當居也書天王出居于鄭言居于所不當居也書王室亂則著其禍起於所常居之地也惠襄之出不書王室亂者頽帶之亂周有君天下有王未足以言亂也景王崩王猛未能定其位子朝爭國故特書王室亂劉氏曰公羊傳云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非也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耳

岷隱曰自入春秋以來周室蓋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之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世子于首止而位

定襄王復寵帶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向微二伯周室之亂豈滅敬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亂者憫周室之微弱歎桓文不復有也悲夫

劉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

左傳单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圍車次

于皇欲晉之救示情急也劉子如劉单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

平宮辛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

酉司徒醜以王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已巳伐单氏之宮敗焉庚

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王子處王猛黨守王城以拒子朝平宮地醜王猛黨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因醜敗故判而

伐单氏反為单氏所伐而敗之東圍百工所居邑

胡傳凡稱以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

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劉蚤单旗曷為能以王猛乎猛

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单其曰以者能廢之也按

景王太子壽卒至是八年矣猛與丐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

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

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猛以寵則朝猛雖正而無寵其

威不足以攝群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

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故特稱曰以景王弱後嗣輕宗社之

罪著矣

杜氏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書王宜為王也書名未即位也

汪氏曰傳註皆不明言王猛為太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

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句則直稱天王則猛

句與朝嫡庶之分明矣故文定謂猛句皆太子母弟而安定先生則曰太子自母弟者王猛是也敬王又猛弟也吳興沈文伯亦云以意推之太子子猛敬王皆后所生子猛適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耳

張氏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其既葬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

秋劉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十月丁巳晉藉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单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

胡傳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何以稱名明詞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爲君而稱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单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必有美惡存焉二子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爲後世之深戒也

汪氏曰劉單當艱難之秋任托孤之寄擁悼立敬其功亦不細矣劉原父及文定公所以責二子者蓋猶霍光騎乘之戒罪其太重無入臣之禮耳

劉氏曰公羊云其言入何篡辭也若以入爲篡其下有天王入

于成周亦可謂篡乎穀梁云入者內弗受也亦非也如以入爲內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

周人謚曰悼王

史記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國人立長子猛子朝攻殺猛周人攻朝立丐是爲敬王

吳氏曰子上加王表其爲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

王氏曰猛稱卒雖與王子虎同然書居于皇入于王城則見其正而當立矣

陳氏曰未踰年之君雖有謚猶不列於廟次是故衛侯申雖謚曰悼公均之爲不成君也王猛矣則稱王子猛何於其卒從其恒稱爾春秋之誼苟廢立也足以亂名實則不可弗辨苟非廢立也無亂於名實則弗辨也是故成之爲君則稱王猛於其卒也從其恒稱爲王子猛不成之爲君則稱鄭忽於其歸也從其恒稱爲世子忽義不在焉則不沒其實而已矣

劉氏曰公羊云未踰年之君稱王子猛卒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非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治之言卒者未踰年之君猶子赤子般皆言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不必未踰年之諸侯則稱卒未踰年之王則當稱薨也穀梁云其曰卒失嫌也亦非也謂之小子王卒固當告于諸侯猛未踰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耳

何嫌之失

李氏曰公穀以子猛為篡故卒義不可從

敬王悼王母弟悼王為子朝所弑敬王立

左傳十月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旗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

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泥于

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

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時子朝在京故共伐之

春秋敬王元年魯昭二十三年壬午春正月晉人圍郊郊周邑計王子朝也

左傳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

師在澤邑王使告聞庚戌還時子朝敗王使人告閑暇于晉故晉師還

胡氏曰按傳乃助天王攻子朝也然不書救王又無褒辭與伐

天子何別故公羊直以為伐天子也

呂氏曰當是時王必以為無假于晉師故使告閑而晉因此遂

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

日之難也

汪氏曰明年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然後不納子朝之使則

是時雖遣師圍郊尚未察於嫡庶是非之辨是以助敬王之不

力也

秋七月天生居于秋泉尹氏立王子朝

左傳四月乙酉单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

入于尹癸未尹圍誘劉佗殺之丙戌单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

伐尹单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戊

尹庚寅单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著有天子也

劉氏云非也王者雖諒闇三年然踰年之後

後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毛伯求金不稱天王明命自上下不合稱之也天王居于狄泉臣子

理自得稱天王也

穀梁傳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

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劉氏云非也春秋豈嫌於尹氏之朝哉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

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

孽奪正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

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爾氏者見世卿之

擅權亂國為後戒也

陳氏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

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高氏曰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不可曠年

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著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可以亂之也

林氏曰尹氏尹文公圍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猶曰尹氏

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則莫之與矣王子不名而

名之貶也

劉氏曰衛人立晉衆人所欲立也不曰公子君位定矣尹氏立

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已僭位號猶稱王子言莫之君也

孫氏曰嗣子有常位不言立立者篡辭

廬陵李氏曰衛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嗣也子朝之立書尹氏
篡立之詞也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嫌於當立書尹氏而不書
王子則嫌於外姓此春秋之精意也

茅堂胡氏曰春秋與敬王者以其爲王猛之母弟得繼正統也
稱天王者旣葬已踰年矣穀梁曰朝之不名別嫌乎尹氏之朝
也釋者謂據衛人立晉不稱公子切恐未然衛人旣討弑君之
賊國無君矣衆奉晉而立之疑其可也不去其公子則無以明
其不當立于朝則異乎是旣書天王居于狄泉又書尹氏立之
則其爲篡可知矣固不待去其王子而後明也書王子乃所以
見景王寵庶間嫡之失耳

孫氏曰子朝之亂甚矣悼王旣死敬王卽位于外四年始反正
于宗廟不言歸而言入者言歸嫌與卽位于內者同故變文言
入以著卽位于外也

陳氏曰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
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爲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
焉爾

東萊呂氏曰漢河南縣卽郊廓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
是爲王城洛誥所謂下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
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臨川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
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
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左氏叙事以王入成周在子朝之

後合依經正之

汪氏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魯羊以爲東周葛弘謂敬王爲東王子朝爲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齊二十四年齊人城郊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統會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陳氏曰尹氏獨欲立子朝耳兼言召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

而後入則二子爲之也然則曷爲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召奉朝將又莫知其誰宜立也是故始終乎尹氏以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劉氏曰左傳云召伯盈逐王子朝杜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非也召伯既逐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爲以子朝若云召氏則又不與經合且召伯既自歸周則其族亦必隨之何故猶奉子朝爲亂乎且召伯尊也召族卑也今召伯不奔召族自出法不當書於經而叙毛伯之上也又不得以尹氏爲比尹氏所以書者以有尹固也固尊自得書爾召族無盈則卑何以得書乎八月乙未地震經文丁酉南宮極震

左傳南宮極震葛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方可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

克南宮極朝黨以地震而死獻公欲立于猛未及而卒故云先君之力可濟大臣即極也

敬王二年癸未春正月王在狄衆王子朝入于鄆

左傳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耳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襄

弘曰其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

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

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

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約其使

乾祭王城北門也士伯立于此問大衆以敬王子朝之曲直衆言子朝曲故辭之不納子朝之使

夏六月

左傳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貴鄭白也晉之大夫

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

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

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

其早圖之詩曰鉞之罄矣維繫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

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十月癸酉王子

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

侵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朝

珪禱河求福珪自出于水神不受也玉變為石及敬王定位石又變為玉故不佞獻之王喜而與之邑

三年甲申夏魯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且

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後之不會而何盟

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胡傳以王猛之無寵單劉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奭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何哉

黃氏曰王室之亂已四年趙鞅感子太叔之言始爲此會又約明年將納王室卒墮空言後二年敬王始入成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功也

季本氏曰敬王旣立久而方謀謀而卽散使敬王三年始入成周則諸大夫不能急定王都之故也然十國咸集皆知有周而輸粟具戍之令猶足以係屬國人視前年晉人圍郊之氣勢不同矣非敬王得位以正能服人心諸侯安能無異議如此

四年乙酉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四月单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尹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智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

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
王子尸及劉子单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

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

莊宮

杜註傳言王入在子朝卒後
經在前者王入乃告諸侯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劉氏曰何休云不嫌為篡然則於王

猛何以
借此義

胡傳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夫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

周云者黍離不列于雅降於國風之意景王寵庶孽弱世適之

罪者矣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為之黨者衆

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

私愛惡易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祈於見是而天

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祈於見非而天下不以為非徒設此

心兩棄之也庶孽馮寵為群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持正

人心之所向而群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

之盛申生雖死而奚齊卓子亦不免里克之禍是兩棄之也景

王不監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

謂深切著明矣

左傳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

並建母弟以潘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

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

走其望以祈王身

王有惡疾諸侯禱于羣望

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

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

中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
 鄆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
 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
 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
 頽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
 不圖而受其亂秦人妖言間王位者本謂子朝也今子朝反以爲晉
爲王猛受亂災者本謂楚也今子朝反以爲晉至
 于靈王生而有頽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
 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
 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
 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
 道是攝是替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
 若我一二兄弟甥舅順天法無助彼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違天

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
 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上王
 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劉贊私立
 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
 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敬王十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林氏曰伯盈本子朝之黨知其無成更逐之以逆敬王子朝在
 楚十二年至是因楚亂殺之也

元王敬王子敬王四十四年崩元王即位

貞定王元王子元王七年崩貞定王即位詳世系

哀王貞定王子貞定王二十八年崩哀王即位

王叔哀王弟襲殺哀王而自立

考王哀王少弟攻叔殺之而自立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為西周桓公

威烈王考王子考王崩威烈王立西周桓公之孫惠公封其少子班

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公

詳餘分類本章

安王威烈王子威烈王二十三年崩安王即位

烈王安王子安王二十六年崩烈王即位

顯王烈王弟烈王七年崩顯王立

慎靚王顯王子顯王四十八年崩慎靚王即位

赧王慎靚王子慎靚王六年崩赧王即位

秦繼世章

秦二世皇帝名胡亥始皇帝之少子也始皇三十五年阮諸生于咸陽始皇長子扶蘇切諫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胡亥愛慕請從許之始皇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李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在外將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獄法以為中軍府令使教胡亥決獄嘗有罪使毅

治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皇帝位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還報胡亥欲釋恬會毅出禱山川還高曰先帝欲立太子久矣而毅以為不可乃繫諸代遂從井陘九原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是為二世皇帝

綱目秦始皇帝三十七年辛卯秋七月帝至沙丘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為太子殺扶蘇蒙恬還至咸陽胡亥襲位

邵氏寶曰當是時史有如董狐者當何如書無亦曰胡亥殺太子扶蘇穿弒而盾首惡盾與聞焉耳矣斯高矯詔之謀亥實聽之非弒而何亥不聽斯高未必能行也亥之聽利害惑之也自

古弒君父孰非利害惑之者

李氏夢陽曰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為扶蘇季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

劉氏曰謀矯立者趙高也曷為首李斯斯相也故首罪之前書矯立胡亥為太子則下書太子即位者恒也其止曰胡亥何不子胡亥之為太子也故書襲位若曰襲而取之云耳綱目書襲位胡亥一人而已矣

二世皇帝元年壬辰春帝東行至會稽而還

二世以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與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母以臣畜天下乃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遂至遼東而還

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吳王擊滎陽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

秦王子嬰二世兄子也二世二年癸巳秋二世以關東盜起殺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以趙高為中丞相三年甲午八月沛公攻屠武關趙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至是二世使人責讓高高懼乃謝病不朝見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及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趙成為內應詐為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殺之郎中令與樂俱入詳門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為計二世曰

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
 臣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
 自殺閻樂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
 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
 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九月高令子嬰齋當廟見
 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
 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使
 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
 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
 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以徇子嬰為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
 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給沛子嬰子嬰封皇帝璽符節以降沛公
 以屬吏後為項籍所殺

綱目秦二世三年甲午秋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弑帝于望夷宮立

子嬰為王九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考異云當作討高誅之

班固贊曰子嬰度次得嗣冠王冠佩華綬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
 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
 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
 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
 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
 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
 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
 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

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
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鄗春秋不為吾讀秦紀至於子嬰單裂趙
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回之義備矣

學海君道部卷之二百四十九

繼統類

帝王繼統四

大統篇

漢繼世章

孝惠皇帝高帝太子也高帝十一年丙午四月甲辰高帝崩四日不
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
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往見審食其
曰聞帝已崩欲誅諸將必連兵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
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丙寅葬已巳
太子即皇帝位

帝王繼統

卷四

綱目高帝十二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丙寅太子盈即位書崩書太子即位

位恒詞也以後不錄

前少帝史失其名太后呂氏所名惠帝子也惠帝無子太后命張后取

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八月戊寅惠帝崩太后哭泣不

下張良孫辟疆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

產為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

從之太后說其哭乃哀諸呂權由此起九月辛丑葬安陵太子即

位

程子傳易坤之六五有曰臣居尊位猶可言也婦居尊位非常

之變不可言也呂氏制胡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天下非常

之變也

綱目惠帝七年癸未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太后使呂台呂產

將南北軍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

尹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今惠帝八月崩而太子乃以九月

即位至於曠月無君考之前史蓋自戊寅至辛丑凡二十有四

日始葬安陵既葬之後太子始即位則是呂氏擅朝之禍可勝

言哉况太子實非劉氏乃使之稱尊其為莒人滅郢大矣綱目

書此文無貶詞若真太子然者非予之也所以見將相大臣不

能為有無拱手聽其所為是以交譏之耳然則劉氏之不滅豈

非幸歟

劉氏曰漢世太子即位未有不書名者此其不名何他人子也

而書太子即位予之歟不書立某為太子則非予之也不予之

則曷為稱太子未嘗書立為太子也俄而有太子者即位而不知其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而太后之尊大臣之徇不貶而自見矣終兩漢之世太子不書名一而已

丘氏曰此後世立假子之始此漢以後母氏臨朝之始嗚呼陽倡而陰隨天道之常男外而女內人道之正女后臨朝乃以陰而居陽位女而為男綱豈非天地之大變也哉然則不幸而君崩子幼則如之何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古之制也

趙氏曰婦人竊弄國柄自呂氏始孝惠慈仁之主被其虐權至德使納甥女為后亂夫婦之大倫召觀人彘駭而成疾絕母子之恩義僭據天位擅王諸呂殺劉子孫寵幸審食其而弗耻穢德直漢室之罪人也高帝創業建國之初立其典章貽戒後世

母后不得臨朝婦人不得預政著為一代之法則吕后必不敢起覬覦之心而執政大臣得以力爭矣舍此不為使流弊于後世至孝平初立孝元八后王氏臨朝致莽篡位漢祚幾絕東漢之世章帝之竇后和帝之鄧后安帝之閻后順帝之梁后桓帝之竇后靈帝之何后相繼臨朝專政寔自吕后之發端故後世皆效尤也

綱目甲寅高后吕氏稱制元年

尹氏曰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兩行分注書法之正例也今吕氏臨朝天下合一殆與東漢馬鄧無異初非戰國南北五代之比胡為亦分書之婦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夫吕氏制朝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故綱目於此分注其年

以著實非正統且以示非常之變故特變例書之爲後世戒爾
後少帝弘亦太后所名惠帝子也初名山封襄城侯乙卯七月更
名義進封恒山王丁巳夏前少帝浸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
后殺吾母我壯即爲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
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
以安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
廼失惑僭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群臣頓
首奉詔遂廢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弘以朝爲恒山王
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綱目丁巳夏四月太后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爲帝更
名弘

王氏曰凡例曰篡賊謂篡位干統如吕后之類朱子嘗曰氏所
自立本非孝惠之子當比僭稱帝者書曰少主云

劉氏曰魏馮胡太后弑君則書弑此其書殺何不成之爲君也
曷爲不成之爲君非正統也義書立爲帝何太后立之也亦非
正統故其帝也書立爲帝其誅也書吕后所名孝惠丁終綱目
書立爲帝凡五皆不成之爲帝也惟石敬瑭以事成書主

太宗孝文皇帝高帝中子也母曰薄姬高帝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
立爲代王都晉陽中都惠帝即位吕太后立魯元公主女爲后無子
取后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年幼太后臨朝
稱制四年太后幽少帝于永巷更立常山王弘爲帝太后封諸吕爲
王侯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八年太后崩諸吕謀

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章既誅諸呂大臣相與
陰謀曰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
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
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
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
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惠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
家駟勾駟勾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
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
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
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
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捷
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
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
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矣高帝
封王子弟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
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二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
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
劉氏放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
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耶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
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
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
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

夏啟以光

大橫龜兆橫理也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

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

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住見太尉

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

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駟乘

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

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駟乘駟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

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

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

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

言請容暇

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

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

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

也閏月巳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

臣武柴御史大夫臣蒼張宗正臣郅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

之臣揭

宗室

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

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

高宗兄仲妻也仲追謚頃王妻封陰安侯

琅邪王

名澤列侯

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

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足以彌願請楚王名交高帝之弟計宜者寡人弗敢

當群臣皆仗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

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群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

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

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

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

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

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侯滕公

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得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倍兵罷

帝王繼統

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告諭亦去兵勝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勝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帝於邸報曰宮謹除帝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帝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指兵而去帝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三王皆呂后所名及少帝於邸帝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行謂素行也還坐前殿夜下詔曰董份曰前馳至謂橋馳入代又用二夜字蓋變起倉卒機不容間事須如此亦見文帝應變神速知大計也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

綱目辛酉秋七月太后呂氏呂氏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誅偽孝惠子弘等

孝景皇帝文帝太子甲申六月己亥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世宗孝武皇帝景帝中子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為皇太子景帝七年

廢太子榮而立膠東王詳立儲庚子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

孝昭皇帝武帝少子己卯二月乙丑武帝疾病立為太子戾太子敗燕王旦廣

陵王胥行驕慢故立帝詳儲官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

遺詔輔少主丁卯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大將軍光秉

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

廢昌邑王賀武帝孫昌邑哀王髡子也丁未夏四月昭帝崩亡嗣

大將軍霍光與羣臣議所立時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

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
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
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
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徵王賀典喪令為主主也主也爾書
曰制詔昌邑王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
郎利漢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
中賀發至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
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
門也賀曰我嗑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
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
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
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即皇帝位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
徵長安超擢拜官龔遂諫請逐之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
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
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將軍光憂懣獨以問
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
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
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
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
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
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
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光安世天驚以此益重絳術士既

定議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
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
但唯唯而已田延壽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
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
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
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
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
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
俱見白太后且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
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
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
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延驚人如
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
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
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
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擊之乎頃之有
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
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
臣以次土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
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等昧死言
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
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

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土前殿擊鍾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上黃旌以赤發御府今錢刀劍王詔來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木釋服夫可分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於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維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頗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王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畧徵發凡千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

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
士臣肅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
漢大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
辟不執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
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
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
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
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
得天子廼即持其子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
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
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
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
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
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
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地節四年更封王爲海昏侯就國豫章後薨子孫嗣侯
綱目元平元年丁未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
入長安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又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
率群臣奏太后廢之

劉氏曰賀旣書卽位矣又書昌邑王何不君也故以太后令廢
主者多矣不書書董卓惟霍光以奏太后書其書之何不以專

廢君累光也然則曾孫之立不書奉太后詔其許光以專立歟
上書光率群臣奏太后矣不再書光則蒙上文而已

中宗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生史皇孫皇孫生宣帝
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皇孫等皆遇害詳世系類曾孫雖在

襁緥坐收繫郡邸獄而丙吉為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曾孫賴吉得

全因遭大赦吉迺送曾孫祖母史良姊家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

宗正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官有令丞宦者和定時掖庭令張賀常事

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管員給教書既壯為取暴

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困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

海復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關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

失數上下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櫟之間率常在下杜

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燿每買餅所買

家輒大雉亦以是自怪丁未六月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

大將軍霍光奏皇太后請廢之光送至昌邑邸而還光坐庭中會丞

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

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

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

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

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

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

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軫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李

子車駕故且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

取其輕便耳

武侯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綱目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高宗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八歲立為太子壬申十二月甲戌宣帝崩癸巳太子即皇帝位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為世嫡皇孫宣帝字之曰太孫三歲元帝即位立為太子戊子五月壬辰元帝崩六月巳未太子即皇帝位立

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年三歲嗣立為王成帝亡子徵王立為皇太子時年十七矣甲寅三月丙戌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

孝平皇帝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年二歲嗣立為王元壽庚申六月

月戊午哀帝崩亡嗣太皇太后詔曰大司馬賢賢年少不合眾心其

上印綬罷賢即日自殺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七月遣車騎

將軍王舜大鴻臚左咸使持節迎中山王辛卯貶皇太后趙氏為孝

成皇后退居北宮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孔鄉侯傅晏少府董恭

等皆免官爵徒合浦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謁高廟大赦天下

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

綱目元壽二年庚申夏六月帝崩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

書事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太皇太

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劉氏曰兩漢書迎立者十四漢書迎者三未有不書迎之者恒

書諸大臣賀書大將軍光承皇后詔病已蒙上文率群臣奏太

后皆公辭也此其不書何箕子於是九歲耳莽所利也上書太
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下書迎中山王箕子為嗣
則亦蒙上文而已然則玄孫嬰書皇太子此書為嗣何箕子於
哀帝弟也綱目書為嗣二

孺子嬰宣帝玄孫廣戚侯顯子也乙丑十二月王莽進毒弒平帝帝
崩無子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
十八人王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廼選玄孫中最幼者子
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而立之王莽為攝皇帝明年丙寅改元
曰居攝元年三月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綱目平帝元始五年乙丑冬十二月丙午莽進毒弒帝太皇太后詔
徵宣帝玄孫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阼居攝元年春三月立宣帝

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詳纂並類
王莽章

後漢繼世章

顯宗孝明皇帝光武第四子己亥封東海公辛丑進爵為王癸卯立
為皇太子丁巳二月戊戌光武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

肅宗孝章皇帝明帝第五子庚申立為皇太子之亥秋八月壬子明
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立年十八

孝和皇帝章帝第四子壬午立為皇太子戊子春二月壬辰章帝崩
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十歲尊竇皇后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綱目章帝章和二年戊子春正月帝崩太子肇即位尊皇后曰皇太
后太后臨朝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少子初和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

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乙巳十二月辛未和帝崩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皇太子是夜即皇

帝位

廢長立幼卒以不終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綱目和帝元興元年乙巳冬十二月帝崩太子隆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劉氏曰惠帝之末書太子即位而不書立太子盖他人子也鄧后收皇子於民間則其正統明矣不書立為太子何迎立於發喪之後也玄孫嬰則何以書王莽居攝嬰未嘗即位書立為皇太子所以正名也然則隆不書立與少帝何別焉即位書名所以為異也冲帝以下不書立太子者五世非無子則不早建也南氏曰謹按凡例曰繼世曰太子某即位有故則隨事書之和

帝失子十數後生者養於民間帝崩鄧后迎立子隆為太子即位和帝在位時固未嘗立也當書皇后迎子隆即位以著其實殤帝延平元年春三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封帝兄勝為平原王三月清河王慶就國

清河王慶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

孝安皇帝諱祐章帝之孫清河王慶之子祐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年十歲好學史書和帝稱之數見禁中延平元年慶始就國鄧太后特詔留祐清河邸八月辛亥殤帝崩太

后與兄車騎將軍騰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騰持節以

王青蓋車迎祐

賢曰續漢志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蓋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皇孫則綠

車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陪位

賢曰不可以凶事臨朝改吉服也

引拜祐為長安侯

賢曰不即立為天子而封侯者不欲從微即登皇位余謂先封侯者用立孝宣帝故事也皇大

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垂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

就豈意卒然顛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朕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

廟之重思繼嗣之統長安侯祐質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詩論篤學

樂古仁惠愛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親德係後莫宜於祐

係即禮繼也

昆弟之子猶已子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其以祐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禮儀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

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祐孝和皇帝懿德魏魏光于四

海孝殤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童帝世嫡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

勤之大高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

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哉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

帝位年十三太后猶臨朝九月庚子謁高廟辛丑謁光武廟

綱目殤帝延平元年

丙午秋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子祐入即位

太后猶臨朝

劉氏曰書太后迎何太后私也殤帝有兄疾又非痼獨與兄騰

定策禁中違眾而立祐焉以是為私也故特書太后殤帝之初

太后臨朝矣此其書猶臨朝何病太后也曷為病之安帝於是

亦十三年矣而猶臨朝特書曰猶以為可歸政而不歸也終綱

目書太后臨朝御殿稱制稱詔者二十有二而書猶者二

北鄉侯懿章帝孫濟北王壽子也初封北鄉侯乙丑二月安帝南
 巡至死不豫還至葉丁卯崩于乘輿皇后與閻顯兄弟及大長秋
 江京中常侍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
 之還為大害乃偽云帝疾甚徙御臥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
 馳行四日庚午還宮辛未遣司徒劉翊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武
有疾周公為三壇同墀因太王王季其夕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
文王以請命于天後世踵而行之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
 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
 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甲戌濟南孝王
 乙酉北鄉侯懿即皇帝位

綱目延光四年乙丑春三月帝崩于葉遠宮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臨朝以閻顯為車騎將軍迎北鄉侯懿入即位冬十月北鄉
 侯薨

劉氏曰北鄉侯書即位無譏矣曷為止書北鄉侯薨不成乎君
 也其不成乎君何太后私也會立幼君以久其權而又不能以
 踰年故不成之也故皇子辯正也未踰年而廢則稱帝北鄉侯
 非正也未踰年而薨則稱侯綱目王侯書卒此其書薨何嘗即
 帝位異乎羣臣也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子母李氏為閻皇后所殺庚申立為皇太子甲
 子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
 為濟陰王乙丑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
 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群僚莫不哀之十月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

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閹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及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等並附同於程江京謂閹顯曰北鄉侯病不鮮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爲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中黃門黃龍等十數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執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母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輩幸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尚書令劉光等奏言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姦臣交構遂令陛下龍潛藩國群僚遠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祚奉遵鴻緒爲郊廟主承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即位倉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制曰可乃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閹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閹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苟盡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所將衆少顯使與

登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遠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軍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劔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又其脅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閹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己未開門罷屯兵士戍詔司隸校尉惟閹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實貨封孫程等皆為列侯壬申謁高廟癸酉謁光武廟

綱目延光四年冬十月北鄉侯薨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閹顯等遷太后於離宮

劉氏曰西漢之篇書諸大臣迎立代王恒於是而書中黃門迎濟陰王保入即位大臣之無謀可責矣漢氏之將衰可悲矣尹氏曰濟陰正位儲貳乃以無罪廢黜人神共憤閹后貪立孩孺圖擅大權賴天誘其衷北鄉尋殞大寶虛位故孫程等得以定謀迎立順帝由是大統始得其正可謂幸矣然而漢治卒亦不振者大策不出於廟而扶立實由於閹宦故也歐陽修贊唐史謂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順帝之立不幸類是雖有聰明睿知之資猶將制于近習而不得有為况昏庸孱弱者乎書中黃門迎入即位則漢氏之衰可知矣

孝冲皇帝諱炳順帝之子也甲申四月立為皇太子八月庚午順帝

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孝質皇帝諱纘帝章帝玄孫勃海孝王鴻之子也乙酉正月戊戌冲
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
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共掩匿
乎昔秦皇沙丘之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秘不發喪此天下大忌不
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纘皆至京師蒜父
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
也清河王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
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
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
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纘入南宮丁巳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

綱目冲帝永嘉元年乙酉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
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纘入即位罷蒜歸國

劉氏曰纘蒜並徵一迎一罷宜矣故史稱蒜罷歸國此書罷蒜
何誅意也於是梁冀憚蒜嚴重違眾罷之書曰罷蒜若曰其迎
其罷冀皆有意云耳漢世書迎立者十君昌邑書霍光承皇后
詔宣帝書光奏太后公也此冀私也亦書白太后何太后梁氏
女書白太后交責之也美惡不嫌同辭下書白太后策免固義
同

孝桓皇帝諱志章帝玄孫蠡吾侯翼之子也翼卒襲爵為侯丙戌梁
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洛陽城北面西頭門也門外有萬壽亭閏六月甲申
質帝崩為梁冀所弑將議立嗣太尉李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大

將軍梁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卷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蒜於為兄尊也同出樂安王龍親也宜立為嗣朝廷莫不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梁冀欲立志眾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

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懾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眾心可立以眾心屬於清河王猶望可立也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胡廣為太尉趙戒為司徒與冀參錄尚書事表湯為司空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綱目質帝本初元年丙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弑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劉氏曰迎立大策也書帝弑矣即書蠡吾侯志入即位可也策

免大臣常事耳其必先書固何此特筆也終綱目一而已矣固
不去則蠡吾之立特未定也况固方推舉侍醫此罪人所甚懼
者宜其汲汲于去之故莽試不書進毒而此書之著免固之由
也是故質帝之世先書策免固而後蠡吾侯可以立陳文之殂
先書始與王伏誅而後太子叔寶可以立一先一後綱目之意
微矣

靈帝諱宏章帝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也萇卒宏襲爵爲侯丁未十
二月丁丑桓帝崩無子甲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城門校尉
竇武太后之父也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
稱解瀆亭侯宏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與中常
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至河間奉迎宏時年十二

戊申正月己亥解瀆亭侯宏至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
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

綱目桓帝永康元年丁未十二月帝崩于德陽前殿遣使迎解瀆
亭侯宏于河間靈帝建寧元年戊申春正月庚子解瀆亭侯宏至入

即位

廢帝辯靈帝之子初帝數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
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己巳四月群
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
蹇碩丙辰靈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
事進即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
也僂疾也引兵入屯百郡邸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謂因穰疾不入

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太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已巳夏四月廢帝即位封為渤海王秋

七月徙封陳留王時大將軍何進謀誅宦者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

后詔罷諸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及帝出至河上

司隸校尉袁紹捕諸宦者悉誅之董卓亦至北芒阪下因與帝詔語

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

大喜以為賢且自以與董卓同族而王為太后所養遂有廢立之

意是日帝還宮九月卓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

憤毒董卓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

紹曰漢有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

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

子敢爾天下事豈不在我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

者豈惟董卓引佩刀橫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逃奔冀州卓大會百

寮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

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曰有敢沮大議者皆

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之

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免植官卓以議示袁隗隗

報如議卓遂脇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隗解帝

璽綬扶下殿北面稱臣群臣含悲莫敢言

綱目靈帝中平六年巳夏四月帝崩皇子辯即位秋九月董卓廢

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詩亂賊類

蜀漢 昭列皇帝

即皇位立禪為皇太子癸丑四
政五月太子即位時年十七大赦
州牧政事咸取決焉

